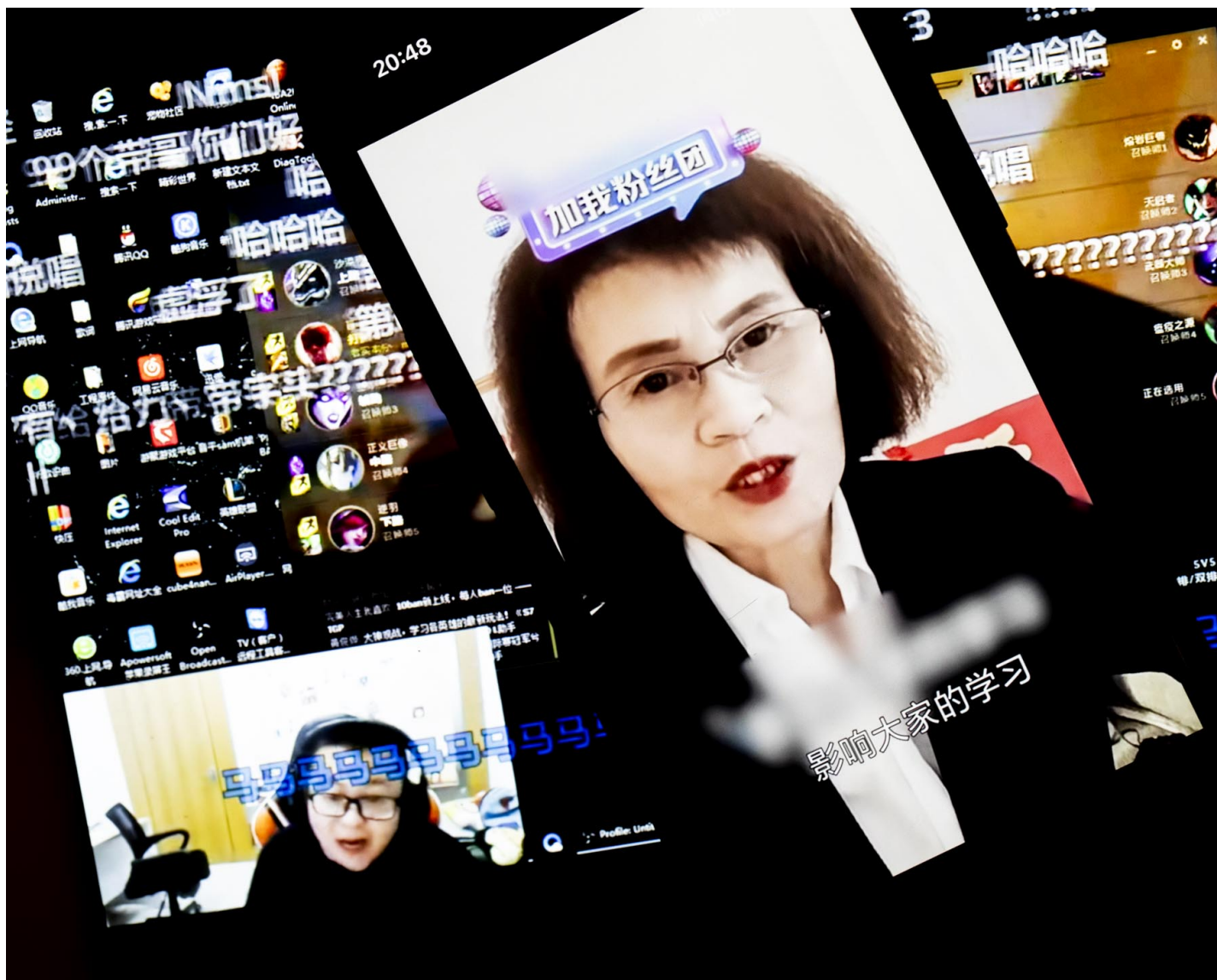


赛博时代的笑：完颜慧德、抽象文化与丑角的诞生

他们以未曾言明、却总在泄露的方式，提示我们或许比内容更重要的是，内容空无一物。



完颜慧德与孙笑川的影片截图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余湜

刊登于 2023-12-07

[#抽象文化](#) [#乐子人](#) [#笑料](#) [#中国](#) [#互联网](#) [#评论](#)



“未来，每个人都可能举世闻名15分钟”，这个常被误认为是安迪·沃霍尔所说的金句，成为赛博时代不断冒头的各种网络名人、网络现象的注解。

在整个社交网络上，搞笑、搞怪类网红是一种常见类型，对他们的理解往往停留在“审丑”“中产阶级猎奇”“解构严肃”的范式上，少有人思考，为什么人们在精神状态上会持续地需要他们，他们又提供了怎样的笑料。在各种搞笑背后，是否存在着一个“真实”的谜底，或者，笑声本身就是全部内容？

我们从中国互联网上一个并不搞笑的笑料开始。

完颜慧德现象

很难从逻辑上去判断许多现象为何会出现，比如最近在中国大陆新兴的网络顶流完颜慧德。在2023年6月之前，“感悟心理学完颜慧德”还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抖音账号，一个举止有些拘谨的五十多岁的女性发布一些“平淡是真”“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”“给家人一些关爱”的宣讲内容，并自称是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”，能够帮助抖音上的朋友恢复正能量。

6月之后，“感悟心理学完颜慧德”的内容并未改变，依旧是鸡汤、正能量和中老年风格的视频，但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：两百多万粉丝数，每条视频获得了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，在她的直播间里，问题与礼物流水般来去，甚至吸引了现实中的小明星主动连麦。

完颜慧德的粉丝群体不再是她熟悉的中老年朋友，而是相当陌生的年轻人，以至于她往往无法理解对方口中的问题，在直播中听到问题时常常神情错愕，只能频频称提问者为“小黑粉”（抹黑明星的粉丝）。在这里，年轻粉丝找到的并不是心理咨询，而是一种不寻常的快乐：完颜老师把人“笑拥了”（方言谐音梗，笑晕了）。

在年轻网友看来，完颜慧德对网络世界的生疏和认真，恰恰是好笑的来源，她是一个尚未被打磨得精致的网红。完颜慧德操着西北口音浓重的普通话，费劲而拙劣地解释年轻读者的心理和情感世界，大部分笑谈就此产生。“女人要安分守己”发音酷似“女人要iphone手机”，“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”听上去像“这是一个lonely的问题”；她把人踢出直播间时让对方滚出去，发音成了“拱出去，拱得圆圆的”。

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口才并不好，更难言有知识储备，却往往在慌乱措辞时造成语出惊人的效果，如有人咨询跟闺蜜闹掰了怎么办，她答以“好了是闺蜜，不好是敌蜜。什么是敌蜜呢，敌蜜就是敌人的秘密”；有人问恋爱脑该咋办，她让对方“去看看孙子兵法，对你有好处”。

滑稽的口音、前言不接后语的内容，以及最终给予咨询者“致郁”的答案，让完颜慧德成了赛博乐子人的新宠，出现了取材于完颜慧德直播间的表情包、二创歌曲、视频搬运、鬼畜视频、语录整理，甚至有了对完颜慧德的模仿秀。在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变装秀里，有人变装成了她的样子，惟妙惟肖地向围观群众们宣讲“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家庭”“女人要安分守己”，围观群众也热烈欢乐地向他提问“老师我能不能用华为手机不用iphone手机”。

完颜慧德以其笨拙、荒谬、守旧成为网络娱乐无限剧集里的一个丑角，为冲浪群众提供一些超出常规、十足发噱的笑料。



图：完颜慧德影片截图

细究源头，完颜慧德的流行靠的是男同志互联网社群的“慧眼识珠”。他们对于互联网搞笑女网红，有一套自己的审美规则：以低劣的方式模仿主流/正统，给人怪异而难以预料的刺激。因此，他们会追捧长相、穿着、口音上有另类感的女性网红，并将其挪用为本社群的文化符号，比如完颜慧德起初获得关注就是因为长得酷似另一主播“三梦奇缘”，而“三梦奇缘”则因其一句“（我）长得有点像杨幂”出名。此外，在男同性恋网络文化里得到追捧的女网红还有“迷人的郭老师”“大中国娜娜”“核爆酱肘子”“万人迷”“埃及艳后”等。如果说精致完美的杨幂代表了主流规范对美的认可，那么粗糙的三梦奇缘、完颜慧德们则代表着越轨的快乐。

完颜慧德怪异的口音，也继“淋语”“郭语”（“淋语”是对蔡依林说话方式的特定称呼，“郭语”指主播“迷人的郭老师”的独特语言形式）后成为男同志互联网社群的时髦口癖，获封“楼兰语”。主流社会对这些粗糙、搞怪、拙劣的表演越是羞辱嘲讽，男同志的网络社群便越是能感到颠覆这种羞辱的快乐，继而在情感上与她们靠拢。当然，这种“共情”并不是真正的理解，隔着屏幕，双方均单向度地使用对方：粉丝们不在意主播究竟在干嘛，又有什么个体的表达欲望，主播也只在流量的意义上欢迎这些意外的粉丝，并不真的触及同性恋的世界。在这场喜剧里，观众和演员都在对着虚空进行表演，却形成了满意的效果。

然而，完颜慧德并不是一个有自觉性的丑角，她对于网红文化、网络群众心理毫无准备，这却让她更加成为一个值得观看的奇景。她往往被归入“土味网红”范畴里，后者靠夸张的表演、匪夷所思的言语、扮丑扮蠢来取悦观众，让观众获得猎奇体验和俯视下的满足感。但“土味网红”并不意味着原生态，而是已经成为一套被流量平台、MCN公司、主播熟练操作的文化模式：先确立人设，以夸张的表演吸引热度，再开始带货直播，创立品牌等等。为了更多讨好观众，土味网红们对鬼畜视频、表情包等二次创作都持友好态度，甚至还会自己下场参与再创作，因为这一切都遵循流量至上的逻辑。

完颜慧德却不能理解这种游戏。她持续拉黑用她表情包做头像的直播间榜一（打赏金额最多的人），反复抨击模仿她的博主，认真回复着越来越多的“老师我想和我爸爸谈恋爱怎么办”“老师我的敌蜜不理我了怎么办”，把用AI生成的外语版完颜慧德视频称之为“网络汉奸”。任流量、主播、二次创作、迷因、AI这些网络玩法如何变换，她依旧固守着传播正能量的初心，重复讲着自我肯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家庭、认真工作的大道理。

完颜慧德并没有受过科学的心理咨询训练（其号称的“北大心理系毕业”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”都经不起查证），在粉丝提出的心理问题面前，她更像一个心灵鸡汤复读机，无论是何种惊骇或者幽微的现实都无法扰乱她正能量的单调波段。这种错位却正好让网友获得了挪用、重新解读的空间，完颜慧德越是讲家庭幸福，“lonely（伦理）问题”就越是好笑，越是强调女性的道德规训，“逗书的拟人（读书的女人）最美丽”越显得回味无穷。

思维完全浸泡在说教道理里的完颜慧德不懂幽默，她对这些调侃的紧张态度，暴露了那个抽离于生活、隔绝于复杂人性的理念世界的贫乏。网友以鬼畜、迷因来调侃她的空洞僵化，而她则以加倍的空洞僵化来回应，有赖于抖音平台的强互动性，无意义的狂欢在一种迭代中不断加深。

抽象文化，“抽象”男的怒与乐

与完颜慧德十分相似的，是互联网上更早的取乐圣地，抽象文化。

2015年中国游戏直播井喷爆发，“抽象文化”一词就源于游戏主播李赣的口头禅“真是太抽象了！”，经过网络玩家多次的传播和创作，成为了一种互联网亚文化的指代。之所以名为抽象，其实意思更接近“荒谬”、不能以现实社会逻辑去理解和评价、不合理、解构严肃等。

抽象文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具体内容，其拥趸者“狗粉丝”们以嘲讽和辱骂应对网络上能见到的一切，这导致他们往往处于被禁言、被限流的状态，然而无论是人数规模，还是他们的文化创造力/毁灭力，都不容小觑，在“鸡你太美”“一眼丁真”“鼠鼠我啊”的流行后，都有抽象文化的痕迹。

最为出圈的抽象文化代表是“带带大师兄”账号，即李赣的前合伙人、游戏主播孙笑川。由于李赣、孙笑川等人早期的游戏直播特色便是引战、骂架、造梗、造谣，粉丝们也多被此吸引而来，便有了嘲讽一切、并予以取乐的抽象文化，越能“整活”，越抽象，越有乐子，便越得到追捧。

“抽象”也可以被理解为，无论屏幕那头是否存在真实的、活生生的人，都将其抽象为一种虚无的轮廓，在这块被圈定的区域里，赛博冲浪者可以任意地填充自己的情绪，尤其是在现实生活里被压抑的癫狂之笑。“整活”艺术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事，甚至是这些主播本人。

比如孙笑川，就可以被整成“天皇陛下”“新津（孙所在的城市）恶霸”“巴黎圣母院纵火者”，被创作为“为养老金殴打老奶奶”“用激光笔照射明星眼睛”“新冠病毒最早是他散布的”，在他的每条微博下面，粉丝们整整齐齐地刷着侮辱性的表情包和评论。



孙笑川抽象圣经影片截图。

抽象文化的领袖-粉丝关系是一种荒谬的倒置，领袖越难受，越“破防”，粉丝就越亢奋，同时也提供越多的流量。先是李赣的游戏直播间被自家粉丝举报到封禁，2018年1月，有人在孙笑川的直播间里故意发有法轮功内容的藏头诗，众粉丝在几分钟内将其举报到永久封禁，孙本人也被禁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平台上直播，在转移到海外直播平台后，粉丝又齐心协力，冻结了孙笑川的电子收款账户，看到孙笑川在直播间情绪崩溃，弹幕数达到了高潮“天皇驾崩”“NMSL”。

蔑视一切的抽象文化也没有对主流的、官方的文化示以尊敬，他们冷淡地与一切意识形态性的东西保持距离。在2018年8月27日，官媒《光明日报》针对孙笑川和狗粉丝发表评论，将其定义为新型网络暴力，以充满攻击性和无下限的言论抱团惹事，亟待净化。这篇报道的网络评论区被狗粉丝们攻占，将其转变为“整活”现场。有留言表示，比起造谣玩梗的狗粉丝，官媒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。

在拥趸者看来，抽象文化并不是网络暴力，反而是“对社会虚假阴暗现象的鞭笞”，他们认为“真正的抽象文化是我们不再当网络舔狗，不再千篇一律对所谓的美好人设报以赞美”，这也解释了抽象文化为何尤其热爱攻击明星：这都是虚假的、矫揉造作却窃取了不应有的财富的。强烈的被剥夺感造就了愤怒的狗粉丝，通过抽象文化来嘲笑一切，这是他们认定的发声方式。

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底层亚文化，但抽象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的愤怒并没有指向对任何事物的反抗，而是满足地停留在“整活”后的乐趣中。面对意识形态，狗粉丝们既不相信它真，也不指责它假，而是以经验性的犬儒主义留下旁人无法看明白的表情包或黑话，一切都归结到孙笑川常说的一句话“笑一笑就好”。

内容“空无一物”的网络

很难讲今日在中国的网络流行物有什么相似之处，每个月都有火遍全网却旋生旋灭的热词、梗与表情包，唯一相似的是负载其上的情绪。在内容看起来零散纷乱、无足轻重之时，人们往往求助于对结构和形式的分析，传播学研究者讨论迷因的构成机制和传统原理，讨论流媒体平台的算法和流量的规则，讨论短视频的机制如何使人信息茧房和娱乐至死。

然而，无法忽视的是，那团模糊巨大的内容物，仍是一个令人困惑、却充满情绪的谜团。他们以未曾言明、却总在泄露的方式，提示我们或许比内容更重要的是，内容空无一物。问题是，为何人们会以这种方式取乐？这种乐趣与现实世界的关系，是相联还是相斥？

英国人类学家玛丽·道格拉斯曾这样谈论玩笑的文化意义：“正常的东西受到非正常的东西的攻击，组织化的、受控制的东西受到生命力充沛的东西的嘲弄，这种生命力就是伯格森所说的生命的高涨，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。”对笑声的思索由来已久，早在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里，喜剧的乐趣就在于观赏低于自己的人，并由此感到优越和轻松。弗洛伊德认为，笑能让人释放被压抑的禁忌情绪，如敌意和性欲等。而在现代心理学里，研究者发现了好笑与不好笑的边界在于距离感：“良性侵犯”理论（the benign violation theory）认为，保有安全距离的对道德、文化和身份的侵犯才会产生幽默，一旦越界，癫狂的笑声将变成威胁和恐怖。

无论是哪种理论，笑声均起源于颠覆、放松和恰当的距离，这三者缺一不可。颠覆和放松层面，虽然抽象文化和完颜慧德的用户是截然相反的两拨人：底层贫穷的年轻顺直男与他们最深恶痛绝的男同性恋群体，但他们的文化状态却有某种一致性：只有自我和取悦自我的对象（乐子），而放置自我的方式，便是复制社会规范嘲笑、区分他们的方式，并将这种情绪释放在网络主播身上。

而网络媒介的作用更是必要的，它不仅仅提供了内容和平台，还成为笑声的“距离”本身。抽象文化发家于贴吧和斗鱼直播平台，完颜慧德们起源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，并与平台高度绑定，在平台之外，这些人几乎没有任何获得关注和经济利益的方式。有研究者（Nieborg and Poell, 2018）曾指出，随着文化内容的生产越来越依赖平台，平台本身的商业利益、内容筛选规则、流量加持方式就越重要，它能强有力地引导文化内容以其期待的方式被生产和接受。以抖音而言，每个人都以对平台而言利益最优的方式被定位。

在完颜慧德直播间的商品橱窗里，按照用户画像，系统为她安排了单价在10块以下的零食和心灵鸡汤平装本书，于是粉丝便看到了她绞尽脑汁推销“奶枣”“无骨鸡爪”的搞笑名场面：为了推销，她相信了网友“奶枣炒辣椒”“奶枣涮火锅”的菜单，还要说“吃得停都停不下来”。另一个主播三梦奇缘，则在算法上与等“大中国娜娜”“埃及艳后”相似的土味搞笑网红绑定，关注其中一个，会直接给你推送另外一个，而她们也“不负众望”地同屏录制短视频，表示“闺蜜永不改变蜜”。



《黑鏡》《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价值》剧照。

在此意义上，《黑鏡》第一季的剧集《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价值》仍是网络媒介的绝好比喻：在达人秀舞台上崩溃、愤怒乃至击碎玻璃要自杀的男主，反被视为舞台上绝无仅有的精彩表演，而本想撕碎娱乐媒体的男主最终接受了舞台的示好，成为又一个靠喷人取胜的另类网红。所以，反抗可以是一种娱乐表演，死板可以是一种调侃，愤怒也可以成为乐子。

更形而下的规范度在于，当笑声太过响亮或癫狂时，网络平台能以几乎为零的成本将其清除。除了“积极心理学”的完颜慧德之外，李贲、孙笑川、“迷人的郭老师”“三梦奇缘”等均遭到规模不一的封杀，即使被封杀时他们已经拥有百万级的粉丝，但比起为偶像冲动的真人粉丝，他们无限接近于没有实质的数据。对于平台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广告商和能够转化为商业利润的用户，普通内容生产者几乎没有任何议价权。

在斗鱼直播平台发展早期，李贲孙笑川的抽象整活能吸引大量用户，因此平台对他们一度优容，甚至给他们的直播提供金钱奖励，但随着更有商业效率的直播方式兴起，满口抽象话的主播便被接连封号。对于商业性网络平台而言，这些非主流的网络主播及其粉丝是差劲的内容和低劣的商业转化率，随时可以被清除。在网络空间里找乐子搞怪的群体，本期待这是现实之外能自由呼吸、自由发笑的区域，可以整活可以恶搞，然而实际上，现实的排斥逻辑被复制到了网络世界，并被媒介放大：数据意义上的低价值是彻底的被排斥、被放弃、被清除。

正如戏剧的模式，丑角并不对应着演员本人，而是一个角色、一个职位。笑声出现，又匆促地消散，冲浪者下一秒就能找到更有兴趣的乐子，并将上一个流行梗抛诸脑后。或许有那么一瞬，观众们会意识到这笑声真实地涌现于自己的现实身份、经验和遭遇，同时，它也产生自那个无法把握、却把握了所有人的“系统”，这是电子系统，也是情感与文化的系统。

更构成挑战的是，这些曾经平行或者对立的系统，开始相互组接，共同构成了喜剧的舞台。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促使人们投身网络平台去寻求热梗和乐子，而网络平台的算法机制又造成“抽象”笑料的不断流行，人们通过笑料得到了短暂廉价的神经刺激，从而能更顺滑地在压力中劳作。当观众发笑，他们以为自己嘲笑甚至解构了生活，实际上，生活从未因此被改变，它不断在笑声里浮现。

[#抽象文化](#) [#乐子人](#) [#笑料](#) [#中国](#) [#互联网](#) [#评论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 X 華爾街日報 雙會籍

年末優惠65折，支持2024年的華語獨立新聞

約HK\$1.8/天

[點擊訂閱](#)

Background image of people using mobile phones.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